

【特稿】

不是說「說」而已

——談語法化中的句法驅動機制*

蔡維天**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從語言類型學及比較句法的視角出發，深入探討言說動詞語法化和詞匯化背後的句法驅動機制：我們認為動詞虛化除了由低而高、由實而虛的演化路徑之外，還有一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現象，亦即「說」由主句併入從句，並依其結構性質重析為狀語標記或是補語標記；其結果就是百花齊放，蛻變出引語、標句、示證、虛擬、讓步、話題、列舉等用法，滲透進句子骨幹上的各個層級，成為功能投射 (functional projections) 的中心語。在最後階段，還可能經由語意淡化而成為連結詞，產生自由脫落的現象。這點我們從古漢語、臺灣南島語以及現代漢語的「是」字結構上都取得了實質的印證，亦可視為趨同演化的絕佳範例。

關鍵詞：言說動詞，語法化，詞匯化，結構簡化，趨同演化，製圖理論

* 本文寫作期間得益於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之「第十二屆現代漢語語法國際研討會」（澳門：2023年11月27-28日）與會學者的指正，並獲得國科會計畫「乾坤挪移句的比較語法研究」(MOST 109-2410-H-007-065-MY2) 的資助，謹此致謝。筆者也鄭重感謝《清華學報》編委會和兩位審稿學者的寶貴意見及鼎力協助。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wtsai@mx.nthu.edu.tw

一、言說動詞的跨語言演化軌跡

世界上語言的言說動詞 (saying verbs) 常有許多出人意表的語法化發展。如英語的 *say* 有一些言者中心 (speaker-oriented) 和聽者中心 (addressee-oriented) 的用法，頗耐人尋味：(1a) 表說話者的讚嘆之情，(1b) 則相當於漢語中的「你還別說！」、「就是說嘛！」，(1c) 中的插入詞 *say* 可直接對譯為「比方說」：

- (1) a. I **say**!
 b. You don't **say**!
 c. After you save some money, **say**, 1000 dollars, you might want to invest it in the stock market.

另一方面，L. Huang (1995: 229) 提到臺灣南島語的言說動詞發展出了引介從句的用法：這種現象主要出現在雙句結構 (bi-clausal structure) 中，如 (2) 中汶水泰雅語 (Mayrinax Atayal) 的 *mha'* 可分析為標句詞 (complementizer)：

- (2) I<um>anglung 'i' yaba' 'i' [**mha'** m-a'uwah
 想<主焦>想 主格 爸爸 連結詞 說 主焦-來
 'i' casan 'i' yumin].
 連結詞 明天 主格 尤敏
 爸爸想 [說尤敏明天會來]。

L. Huang (2008: 32-33) 進一步指出賽考利克泰雅語 (Squliq Atayal) 的 *mha* 有引語標記 (quotation marker) 的功能，如 (3)，也有示證標記 (evidential marker) 的用法，如 (4)：

- (3) m-akut=saku' **mha** [ima' lalul'=su' ?]
 主焦-問=第一人稱單數.主格 說 誰 名字=第二人稱單數.屬格
 我問說：「你的名字叫什麼？」

- (4) [wal m-hoqil qu' bnkis qasa] mha.
 完成貌 主焦-死 主格 老人 指示詞 說
 聽說 [那個老人死了]。

上述的虛詞發展在賽夏語 (Saisiyat)、噶瑪蘭語 (Kavalan)、排灣語 (Paiwan) 等臺灣南島語言中也都有跡可尋，分別在葉美利 (2000: 137-140)、Hsieh (2012)、Chuang (2012) 的研究中有充分且詳實的論述。¹

這些現象正好指出了言說動詞演化的兩個方向：一為蛻變成句子高層狀語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詞匯化 (lexicalization) 的結構，表達言者的語氣和態度；另一條路徑則是併入從句的左緣結構 (left periphery)，產生標句 (clause-typing) 及示證等功能。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後者，檢視漢語中「說」虛化後演化出來的標句功能，及其向下演化的趨勢。本文旨在於更精確地掌握句法結構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我們認為語法化的動因除了語意和語用之外，相關詞項在層系結構中的位階和位置也扮演了相當吃重的角色。尤其是面對言說動詞分布與詮釋的多樣性，原本語法標記的分類已經不太夠用；我們需要引入句法學中的新觀念做為解析的工具，才能為一些看似紊亂的表象做適切的描述和解釋。接下來第二節簡介文獻中對「說」語法化的分析，第三節則從漢語的新近發展提供更多的證據，繼往開來，強化先前學界的論證。第四節進一步從結構簡化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的角度來闡釋「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現象，提出「說」在句法結構上有一種向下發展的趨勢，最終形成連結詞的用法。第五節談此項分析從語言類型學上得到的啟發及旁證，第六節則將探索觸角延伸至漢語方言，為後續比較句法的田野研究開設新局。第七節總結全文，重申鑒往知來的理念，嘗試結合歷史語法、語言類型學及製圖理論，以凸顯跨界研究的優勢。

¹ 正如一位審查學者所言，臺灣南島語中言說動詞的虛化有許多可以跟漢語相關現象相互發明之處。限於篇幅和材料考量，筆者計畫做好田調工作並與專家充分討論之後，再另行撰寫文章探討這個值得開發的議題。

二、漢語「說」的語法化現象

回歸到漢語，我們發現言說動詞「說」常常不表達言談的動作，如 (5a)。此處主句動詞「以為」後面接的論元是一個從句，表達的是主語「他」對不實的命題信以為真，此中不必有說話的行為，因此可將「說」類比為 (5b) 中英語標句詞 *that* 的功能：

- (5) a. 他以為 [說你不再喜歡他了]。
 b. He thought [that you don't like him anymore].

(6a) 和 (7a) 中的「說」則跟英語中的 *as for*、*speaking of* 相近，具有標記話題的功能：

- (6) a. 說曹操，曹操就到。
 b. Speaking of Cao Cao, Cao Cao shows up right away.
 (7) a. 說起愛情，就傷感情。
 b. Speaking of love, it's hurting my feeling.

引領狀語句的「說」也常常轉化出讓步或虛擬的用法：(8a) 的「說」就有類似英語中 *no matter* 的功能，如 (8b)：

- (8) a. [說什麼] 他都要走。
 b. He wants to leave [no matter what].

上述「說」的虛化用法在文獻中都有縝密而細緻的梳理（參見 Hopper & Traugott 1993；鄭良偉 1997；董秀芳 2003；沈家煊 2003；方梅 2006；H. Huang 2010；貝羅貝、曹茜蕾 2013 等）。在歷史演化的面向上，正如臺灣南島語言說動詞的演化，漢語的「說」也在不同時期展現出不同程度的語法化現象，方梅 (2006: 113) 以表一做了詳盡的論述：

表一：「說」做為標句詞的演化歷程

	清代	20 世紀上半葉	20 世紀下半葉
引語標記	√	√	√
準標句詞		√	√
標句詞			√

此外，方梅 (2006: 116) 進一步指出「說」在小句中也另闢蹊徑，走出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虛化進程，如表二所示：

表二：「說」做為虛擬標記的演化歷程

	清代	20 世紀上半葉	20 世紀下半葉
組合式 (X 說)	√	√	√
話題標記		√	√
例舉標記		√	√
條件從句標記		√	√
虛擬情態從句標記			√

依文獻中各類用法出現的時間來推論，「說」的演化方向應可歸納如 (9)：

(9) 言說動詞 > 話題標記 > 例舉標記 > 條件從句標記 > 虛擬情態從句標記

此外，Chappell (2008) 也從跨漢語方言的證據中對言說動詞的語法化做了量化分析，顯示閩南語的發展進程很可能比粵語來得更為成熟。²

郭維茹 (2018, 2022) 則分別就古漢語中言說動詞「云」及「道」的語法化和詞匯化發展做了深入分析：「云」可做引語標記、言談標記，亦有示證用法；而「X 道」則經由詞匯化從引語功能發展出標補功能，如「知道」、「信道」、「怪道」。對於「云」做為語氣詞的用法，谷峰 (2007) 也提出了相當細緻的分析。

在共時 (synchronic) 方面，我們注意到現下臺灣華語及北方官話中「說」的位置有從句首進一步向下發展的趨勢，這也正是本文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接下來各節

² 筆者正從口語自然語料庫及網路爬梳資料中積極蒐集最新的材料，但數量仍不足以歸納出類似近代漢語發展的明確跡象，因此相關發展仍需在後續研究中持續追蹤。此外，對諸多古漢語中的相關現象，筆者現階段還沒有把握做形式句法的分析，將留待後續研究。

中，我們將從句法的角度出發，在實證層次上先做好縝密的分類和觀察，就這種新的走向提出相應的結構分析。同時，本文也將從語言類型和方言比較兩方面來驗證此類「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驅動機制，並嘗試釐清其與語意詮釋和語用引伸之間的互動關係。

三、虛化「說」的多點分布

首先我們從網路影片和廣播裡篩選出許多有趣的自然語料 (natural data)，充分反映出虛化後的「說」在句法結構中開枝散葉的現象。有些「說」和狀語連用，如(10-11)所示：

(10) 這個蟹黃蟹膏也沒有全部說沾在這麵上。³

(11) 我希望呢就說跟藏友好好鑑賞寶物。⁴

(10) 中的「說」接在量化副詞「全部」之後，(11) 中的「說」則接在焦點副詞「就」之後，此處「說」明顯沒有動詞義，也不是引語標記或標句詞；比較適切的分析可能是將其當成一種修飾語的連結詞 (linker)，相當於形式句法 (formal syntax) 中修飾詞組 (ModP) 的功能中心語 (functional head)。

再看以下網路蒐集和問卷調查的例子，「說」也常接在知識模態詞 (epistemic modal)、示證詞 (evidential) 或評注副詞 (evaluative adverb) 之後，其標示的範域小於一般的大句子 (CP)：

(12) 不需要說 [還沒討論會議就結束了]。

(13) 這位同學非常囂張，好像說 [沒人管得了他]。

(14) 這個旅館太爛了，竟然說 [沒有一個人櫃檯]。

典型助動詞之後也可以接「說」，其標示範域又縮小許多，比小句子 (IP) 還小：

³ 摘自 YouTube 頻道《雪魚探店》，2021 年 10 月 22 日，3 分 57 秒。

⁴ 摘自 YouTube 頻道《拍寶》，2014 年 10 月 19 日，0 分 48 秒。有審查意見指出「就說」可能是「就是說」的一種語流變體；若做此解，整個「就是說」便可視為一個詞匯化的狀語。

(15) 他真的不是說 [要讓你難堪]。

(16) 他真的沒有說 [要騙你]。⁵

(15-16) 中，「說」位於助動詞「是」和「有」之後，卻在能願模態詞「要」之前，其範域可以分析成一個表意圖 (intention) 的模態詞組 (MP)。

我們也觀察到某些控制動詞 (control verb) 之後可以接「說」，如 (17a-b) 中「打算」和「想」一般接的是非限定從句 (non-finite clause)：⁶

(17) a. 他打算說慢慢走，不要急。

b. 我想說明天再來。

偶爾也聽得到「說」接在評量動詞之後的例子，如 (18) 中的「值得」：

(18) 如果真的有值得說值得拍賣的……。⁷

至於可以接賓語名詞組又可以接賓語從句的及物動詞，其能產性 (productivity) 就更高了。這個現象在網路自然語料中不勝枚舉，從 (19) 的長篇論述可見一斑：

(19) 那我們也看到說，從股價的反應來看好了，股價的反應，因為台積電法說會之前，其實已經利空不斷了。你就會發現說，哎呀各式各樣的就包括了說，它的營收可能衰退到多少啦，它的先進製程的投資會不會有延後的一些跡象啦，它的資本支出會不會大幅度的減少啦，它的產能利用

⁵ 此句有二解：「說」可以是言說動詞，也可以是連結詞（亦即沒有實際言說的動作）。

⁶ 微調一下節律，上述幾種不同的「說」甚至可以同時出現，此處似乎是連結功能和言談功能兼具，句子的接受度 (acceptability) 因人而異，如 (i-ii) 所示：

(i) [?]好像說，他並不是真的說想讓你難堪。

(ii) ^{??}好像說，他並不是說想讓你難堪。

當然，重複愈多，相距愈近，愈會引發違反疊音脫落 (haplology) 的負面效應，接受度也因而降到最低：

(iii) ^{*}好像說，他並不是說真的說想讓你難堪。

⁷ 摘自 YouTube 頻道《拍寶》，2014 年 10 月 19 日，0 分 50 秒。

率呢，會不會大幅度的降低啦……這些都凸顯出來說，台積電其實它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金絲雀……。⁸

其中「包括說」的用法很特別，後面往往列舉出一連串的相關事項；或者如 (20) 中插入某個條件後，引介更為明確的例證：

(20) 當然這些政策都是有一定限制，包括說 *help to buy* 的話，一定是要首套房……。⁹

這種語用功能正是方梅 (2006: 115) 所謂例舉標記的用法。

另一方面，其他及物動詞如「看過」、「發現」、「凸顯」後面的「說」則具有典型的標句功能，(21-22) 是絕佳的例證：

(21) 甚至還有看過說 [就直接把公關公司給她的文案一字不漏的拷貝上去]。

(22) 你會發現說 [這些句子都不好]。

網路影片中也有「預料」、「證明」、「懷疑」等的自然語料可供佐證：

(23) 你在參加這次脫口秀大會之前，你有預料到說 [自己會突然間爆火] 嗎？¹⁰

(24) 通過這次比賽也很能檢驗了我們前一段時間訓練的成果，證明說 [其實是有效果的]。¹¹

(25) ……所以博士嚴重懷疑說 [這群領航鯨很有可能會發生擱淺]。¹²

我們認為此處關鍵在於「說」後面必須是跟命題、事件相稱的詞組，如果其指涉只是個體概念，那麼句子就會變得不合法：

(26) *你會發現說 [事實的真相]。

⁸ 摘自 YouTube 頻道《Yahoo TV 一起看，#風向龍鳳配》，2023 年 4 月 22 日，2 分 23 秒。

⁹ 摘自 YouTube 頻道《跟我一起來談錢》，2021 年 4 月 22 日，2 分 04 秒。

¹⁰ 摘自 YouTube 頻道《綜藝加點辣》，2020 年 12 月 15 日，7 分 04 秒。

¹¹ 摘自 YouTube 頻道《中國新聞社》，2021 年 5 月 11 日，1 分 20 秒。

¹² 摘自 YouTube 頻道《老肉雜談》，2023 年 8 月 18 日，0 分 37 秒。

(27) *這些都凸顯出來說 [大眾的需求]。

依此推論，只能接個體賓語的及物動詞是絕不能接「說」的，以下語料也驗證了這個看法：

- (28) a. 他害過不少人。
b. *他害過說 [不少人]。
- (29) a. 他打了好幾通電話。
b. *他打了說 [好幾通電話]。
- (30) a. 村裡死了兩頭牛。
b. *村裡死了說 [兩頭牛]。
- (31) a. 牆上掛了一幅畫。
b. *牆上掛了說 [一幅畫]。
- (32) a. 一部車坐四個人。
b. *一部車坐說 [四個人]。
- (33) a. 四個人坐一部車。
b. *四個人坐說 [一部車]。

「個體—命題」的對比還可從 (34) 的長篇論述中看出端倪：「總比」後接表命題的長句時，「說」很自然就跟著出來；但若只接表概念的名詞組如「神創論」，就不接「說」了：

- (34) 進化論再不好，它也總比說 [上帝花七天時間把這個世界創造出來了吧，最後一天還休息對吧，花六天時間把世界創造出來]，總比 [神創論] 要更符合科學吧。¹³

此項本體論 (ontology) 上的限制跟引語標記、標句詞的用法可說是一脈相承，這讓我們意識到「說」的語法化不但跟某類特定的語意、語用功能相契合（如話題、列舉、引語、示證等），也受句法條件所制約，不同的結構位置如修飾語、賓語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¹³ 摘自 YouTube 頻道《羅輯思維》，2014 年 9 月 12 日，3 分 48 秒。

此外，相對於連結詞所引介的結構補語 (structural complement)，在狀語從句 (adverbial clause) 中展現標補作用的「說」也非常發達。如下面「說」跟「就」連用，有成為習語的傾向，主語也常省去，屬半虛化的現象。例如 (35) 有「一旦說了要走，就馬上會走」的意思，(36) 則可以解釋為「如果說了不去，就不會去」：

(35) [說走] 就走。

(36) [說不去] 就不去。

(37) 的全稱讓步句 (universal concessive clause)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從句中「什麼」屬無定疑問詞 (indefinite *wh*-word) 的用法，猶言「無論說什麼他都不願意」：

(37) [說什麼] 他都不願意。

網路搜尋也可以找到不少例子，顯示半虛化的「說」還能跟非典疑問詞連用，轉化出負面的言者態度 (negative speaker's attitude)，有 (38) 為證：

(38) [說什麼天長地久]，[說什麼海枯石爛]……。

如此一來，(39-40) 條件句中「說」做為標句詞的發展就不讓人驚訝了，此即方梅 (2006: 115-116) 所謂的條件從句標記：

(39) [要說他沒膽量]，這也不見得。

(40) [假設說這是你的孩子]，你還下得了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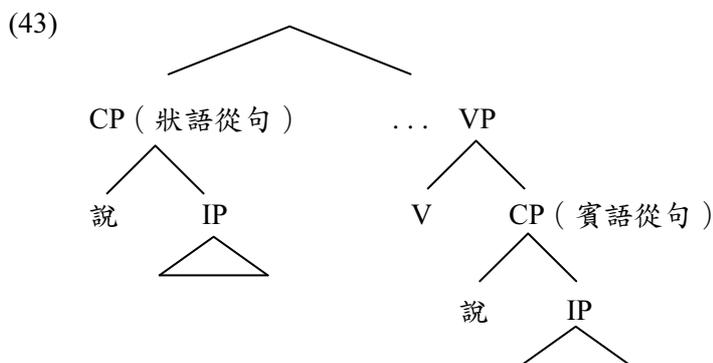
我們也發現了幾個不太能「腦補」的句子：如 (41) 所示，此處「說」引介的並不能簡單歸類為條件句或全稱讓步句，其所表達的是一種未然 (irrealis) 或是虛擬 (subjunctive) 的語氣：

(41) [說你笨]，你真笨。

事實上，此類用法大致等同於方梅 (2006: 116) 所謂的虛擬情態從句標記，屬於「說」語法化的最終型態，(42) 是該文中另一個重要的例證：

(42) [說你渴了累了]，人家那兒有帶空調的休息室。

抽絲剝繭至此，正好做一個通盤的整理：「說」做為一個虛詞，可以標示狀語化 (adverbialization)，也可以標示補語化 (complementation)。後者的標補功能跟標句詞的出現息息相關；若發展完熟，那麼「說」可以引介賓語從句，也可以引介狀語從句，甚至發展出連結詞的功能，如 (43) 所示：¹⁴



四、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

從形式句法的角度來看，語法化常採取由低而高、由實而虛的演化路徑，通常由移位觸發所謂的結構簡化（參見 Clark & Roberts 1993；Roberts & Roussou 1999；蔡維天 2013）。另一方面，我們也經常看到由高入低、由主入從的重析案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換句話說，這類語法化跟句法位置的遠近親疏有絕對的關係。如 (44) 所示，言說動詞由引語詞到標句詞其實只有一步之遙（C：complementizer 標句詞；CP：大句子；IP：小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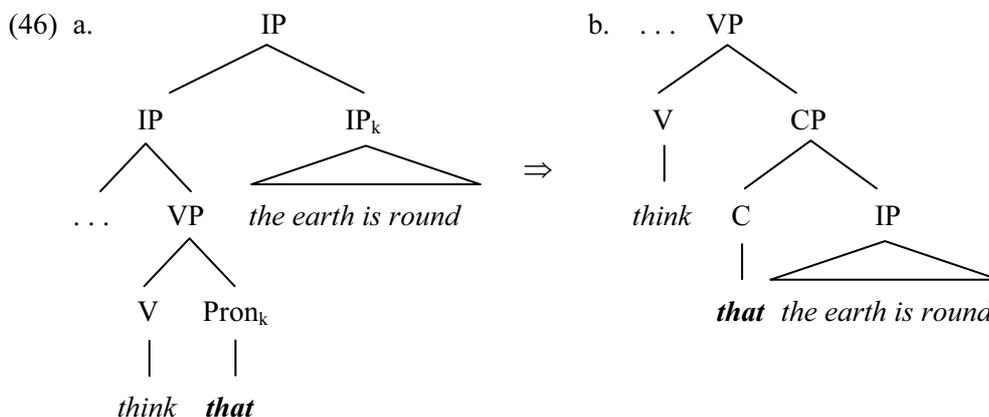
¹⁴ 從本文形式句法的觀點來看，「假設說」、「所以說」中的「說」一樣可分析為標句詞，其指示語 (specifier) 則可容納原有的連詞「假設」和「所以」，分別表陳條件和因果用法。

- (44) V-說 [CP C [IP
 ⇒ V [CP 說 [IP]

事實上，這條思路正可從英語 *that* 的標句詞用法上得到印證：根據 Kiparsky (1995: 153-161)，它很可能是由其指示代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 的用法演化而來（亦請參見 Ferraresi 1997）。以 (45) 的英語句子為例：在第一階段，*that* 原來是動詞 *think* 的賓語，指的是後面的附加語從句 *the earth is round*；在第二階段，*that* 已併入這個從句，而從句也變成了整個賓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45) I think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 I think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以此分析為基礎，Roberts & Roussou (2003: 117-118) 進一步認為 *that* 的標句詞化其實屬於一種結構簡化的過程，亦即將 (46a) 中賓語和附加語從句的指代關係簡化為 (46b) 中標句詞 C 與其結構補語 IP 間的共構關係，兩者合成的 CP 也就理所當然地取代了主要動詞 *think* 的賓語位置：¹⁵



這也讓我們想起「得」字補語的形成：在漢語語法文獻中，(47) 中「得」可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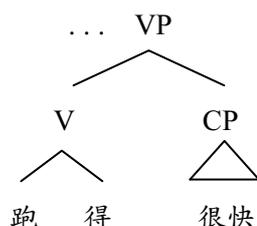
¹⁵ 從下列英語後置移位 (extraposition) 的結構，我們也可以看到上述指代關係的遺留（參見 Roberts & Roussou 2003: 117）：

- (i) a. I know it_k [CP that John is a liar]_k.
 b. I regret it_k [CP that John is a liar]_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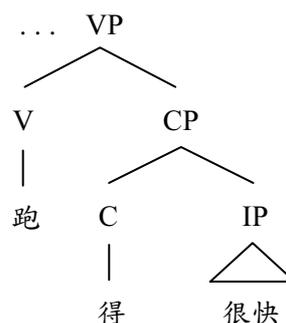
析為附著在動詞上的動貌標記 (aspect marker)，如 (48a)；也可以分析為補語從句的標句詞，如 (48b) (參見 Ross 1984；J. Huang 1988)：

(47) 阿 Q 跑得很快。

(48) a.



b.



這種模稜兩可的情況正顯示「得」可能正從主要動詞的一部分轉化成補語從句的中心語。

此外，做為助動詞使用的「有」也產生了向下演化進入名詞組的發展（詳見 Tsai 2003）。以 (49a) 為例，「有人」其實不是一個詞組：「有」可與正反問句連用，因此仍保持其助動詞的身分，並沒有成為主語名詞組的一部分，有 (50a) 為證：

(49) a. [有] 人沒來。

b. [有的人] 沒來。

c. [有些人] 沒來。

(50) a. 有沒有人沒來？

b. *有沒有人沒來？

c. *有沒有些人沒來？

另一方面，我們由對比 (49b) 和 (50b) 可知，這裡的「有」已經虛化為指示詞 (determiner)，向下併入主語名詞組，跟「的」結合表分指 (partitive)；也因此無法與正反問句連用。相同的論證分析也適用於 (49c) 和 (50c) 中的「有些人」，此處「有」和「些」結合，產生了複數特指 (plural specific) 的用法。

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是整個主要動詞組進行狀語化，變成從句左緣結構的一

部分，如 (51a-f) 反映出來的用法：

- (51) a. 老實說，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人。
 b. 說白點兒，他就是個自戀狂。
 c. 你還別說，他硬是把整個家計扛了起來。
 d. 說不定，他沒考好就把成績單藏了起來。
 e. 你說說你，錢也不付就溜了。
 f. 不是我說你，交了學費就要好好去上課。

如此一來，既是雙句結構變成單句結構 (monoclausal structure)，也就沒有主從之分了（參見董秀芳 2003；方梅 2017：135-136）。因此我們說狀語化其實有兩類：(51a-f) 中「說」已歷經詞匯化的過程，併入位於句首的狀語，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功能可以是表陳言者中心的態度 (speaker's attitude)、言語行為 (speech act)，也可以是對命題情態的評估。¹⁶ 另一方面，(35-42) 中由「說」引介的狀語從句也位於左緣結構，修飾整個句子（相當於本體論上的「事件」(event)），伴隨主句產生條件、虛擬情態等功能。

然而無論是狀語化還是補語化，一旦「說」的虛詞地位確定，其原始分布限制也開始鬆動：在維持某種語意、語用的條件下（如虛擬、讓步等），可由大句子走入小句子，由賓語從句走入狀語從句。其勢既成，則風行而草偃，各種形形色色的用法自然應運而生，造就了上述百花齊放的局面。這點下一節比較臺灣南島語中連結詞的發展，便可看得更清楚。

五、從類型比較看「說」的語法化

縱而觀之，上述語法特質顯示「說」已脫離標句詞的角色，進入不同層次的功能投射 (functional projections) 成為中心語，標示某種虛擬語氣或內延語境 (intensional context)。這個現象跟古漢語「而」的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梅廣 (2003) 一文所言，「而」已從對等連接詞演化出引介狀語的用法。以 (52a) 為例，「而」可分析為狀語標記，引介表樣貌的「莞爾」，修飾後面的主要動詞；同

¹⁶ 「說」的話題標記用法似乎也可類歸於此，成為句子上層編碼信息結構的策略之一。

理，(52b) 中「而」可分析為頻率狀語「旦旦」的標記，修飾後面的動詞組「伐之」：

- (52) a. 夫子 [莞爾而] 笑。 (《論語·陽貨》)
 b. [旦旦而] 伐之。 (《孟子·告子上》)

此外，「而」引介條件從句的例子也非常多，有 (53a-b) 為證：其居於二位的現象非常有趣，也讓我們聯想到現代漢語「說」在 (39-40) 的用法。

- (53) a.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論語·為政》)
 b. [仕而優] 則學，[學而優] 則仕。 (《論語·子張》)

另一方面，「而」同時發展出補語標記的功能：(54a) 中「而」後面接著結果從句，表因果關係；(54b) 中「而」則引介一個表目的的補語從句：

- (54) a. 子欲善 [而民善] 矣。 (《論語·顏淵》)
 b. 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論語·述而》)

漢語歷史語法文獻也屢屢提及現代漢語複合詞的述補式和偏正式，有許多是從古漢語的並列結構轉化而來，此即所謂的「並列衰減」(conjunctive reduction) 現象，通常含括兩個面向（參見蔡維天 2008）：一為狀語化，一為補語化。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臺灣南島語連結詞的發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請參見 Tsai 2007；Tsai & Wu 2012）。就以鄒語 (Tsou) 為例，原本做為對等連接詞的 *ho* 也發展出補語標句詞的用法，引介非限定從句 (non-finite complement clause)，如 (55) 所示：¹⁷

¹⁷ 本節臺灣南島語標記縮寫整理如下：

1s : first 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稱單數；3s : thi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稱單數；AV : actor voice 主事語態；Cau : causative marker 使動標記；Comp : complementizer 標句詞；Gen : genitive case 屬格；Irr : irrealis mood 未然語氣；Lnk : linker 連結詞；Nom : nominative case 主格；Obl : oblique case 斜格；Rea : realis mood 已然語氣；PV : patient voice 受事語態。

- (55) m-i-ta butaso 'e-Pasuya [ho eobako ta-oko].
 AV-Rea-3s 狠狠.AV Nom-巴蘇亞 Comp 打.AV Obl-小孩
 巴蘇亞狠狠地打了小孩。

而當 *ho* 引介的是限定從句 (finite clause) 時，就發展出狀語標句詞的用法，相當於漢語的「當」或英語的 *when*，如 (56)。而當這種狀語從句發展完熟後，便像附加語一般可移至句首，這是補語從句絕對做不到的，有 (57) 為證。這條演化路向也常常發展出條件用法，跟漢語「說」在 (41-42) 的用法相映成趣。

- (56) m-i-ta butaso 'e-Pasuya [ho m-i-ta eobako ta-oko].
 AV-Rea-3s 狠狠.AV Nom-巴蘇亞 當 AV-Rea-3s 打.AV Obl-小孩
 當巴蘇亞打小孩的時候，他會狠狠地打。
- (57) [ho m-i-ta eobako ta-oko], m-i-ta butaso 'e-Pasuya.
 當 AV-Rea-3s 打.AV Obl-小孩 AV-Rea-3s 狠狠.AV Nom-巴蘇亞
 當巴蘇亞打小孩的時候，他會狠狠地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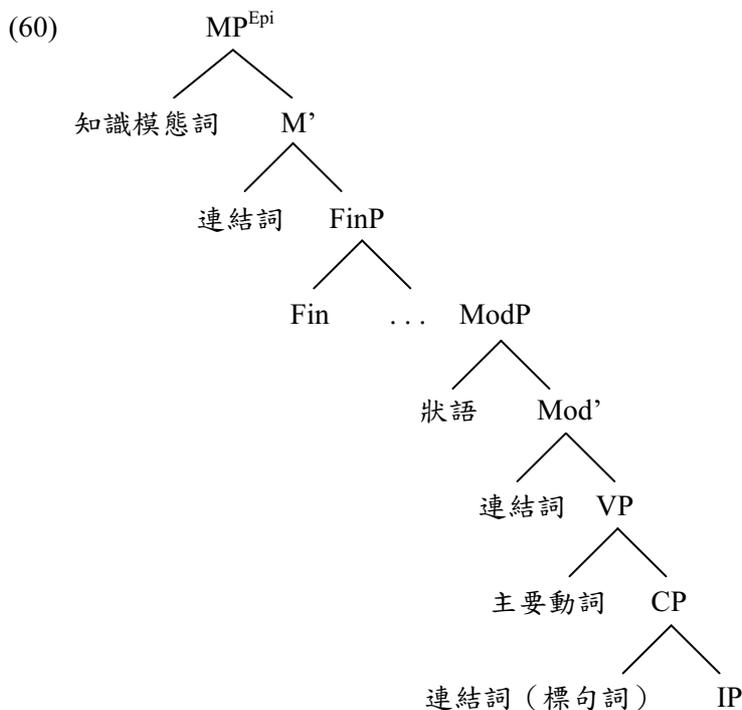
而上述標句詞的用法若再進一步泛化，就會往下發展，進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灰色地帶：亦即因語意淡化 (semantic bleaching) 而產生了幾乎沒有實質邏輯意義的連結詞用法。以 (58) 南排灣語 (Southern Paiwan) 的句子為例，第一個 *a* 是引介狀語的連結詞；第二個 *a* 是引介補語的連結詞；第三個 *a* 則是主格標記，後面接著主語名詞組；而其內又含有第四個 *a*，連結指示詞 *icu* 及其名詞中心語 *kasiw*：

- (58) madjulu a seqas-en a pa-seqereng a [icu a kasiw].
 容易 Lnk 砍-PV Lnk Cau-倒 Nom 這 Lnk 樹
 這棵樹很容易被砍倒。

另一個例句 (59) 則顯示知識模態詞 *maga* 後面也可以接 *a*，連結一個含有主要述語的限定詞組 (finite phrase, FinP；參見 Rizzi 1997)：

- (59) maga a uRi='u-panaq-en a vavuy.
 可能 Lnk Irr=1s.Gen-射擊-PV Nom 野豬
 可能野豬會被我射擊。

連結知識模態詞的功能讓我們想起現代漢語「說」在 (12-13) 的用法，而連結各類狀語的功能也跟「說」在 (10-11) 的用法非常類似。從製圖理論 (Cartographic Approach) 的角度來看，我們把連結詞看成各類功能投射的中心語，引介或標示句中各個層次的虛化或半虛化的詞組，如 (60) 的地形圖 (topography) 所示 (參見蔡維天 2010 ; Tsai 2015 ; Tsai & Wu 2012 ; 吳俊明、蔡維天 2016) :



縱而觀之，對等連接詞和言說動詞都發展出類似連結詞的用法，可說是一種趨同演化 (convergent evolution) 的跨語言現象，也很可能是一連串虛化現象的最後發展階段。事實上，我們也知道連結詞到了發展後期常常都變得可有可無 (如英語的 *that*、漢語的「說」)，這正是語意淡化的極致表現；從指示詞和代詞發展出來的繫詞 (copula) 如「是」也有類似的現象。

如前所述，句法結構中的「狀語化」應有兩類，發展的方向不同：一為句首的詞匯化，跟英語中 *frankly speaking*、*to say the least*、*that (being) said* 等用法相近，與「是」併入左緣結構狀語的用法如「實在是」、「真是」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個方向則為由賓語從句的標句詞轉為狀語從句的標句詞；晚近在口語中則有向下發展的趨向，可以連結進一步虛化的修飾語，從製圖理論的觀點來看，就是由「說」來擔任修飾詞組 (ModP) 的中心語。此外，狀語無論是句子還是更小的詞組，都可放在修飾詞組的指示語位置 (Spec)。事實上，即使是在 GB 理論架構下，附加語 (adjunct) 的位置也都可容納 CP、PP 或是 AdvP。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Yang (2024) 指出「是」在許多相近結構中已脫離繫詞的範疇，發展出引介狀語從句的用法，有 (61-62) 為證：

(61) [除非是你得了新冠]，你才可以不來。

(62) [哪怕是天氣再差]，他都出去跑步。

文中還提到了「是」進一步語意淡化後的用法，如在 (63) 中接續知識模態詞，在 (64) 中接續示證詞，在 (65) 中接續評注詞：

(63) 他應該是會按時交作業。

(64) 好像是有人受傷了。

(65) 幸虧是他趕上了末班車。

此外，就跟「說」一樣，這些句式中的「是」均可省略，也不重讀，可說是上述趨同演化另一個活生生的案例。¹⁸

¹⁸ 事實上，「說」和「是」還可以在句首結合成固化的示證狀語 (evidential adverbial)：

(i) 他一轉眼就不見了，說是沒帶錢。

關於「說是」語法化和詞匯化更詳盡的討論，請參見陳穎、陳一 (2010)、方梅 (2018) 及 Yang (2024)。

六、來自方言的影響

最後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延伸議題：「說」的語法化在方言接觸頻繁的地區尤其明顯，譬如臺灣的華語就融入了許多臺灣閩南語和客家話的因子：一方面，臺灣閩南語和四縣客家話的言說動詞「講」原本就可以充當引介賓語從句的標句詞，分別對應到 (66) 及 (67)，相當於「我想說明天才去」（請參見鄭良偉 1997；Chang 1998；Chappell 2008；Lau 2013；Lien 2020 等）：¹⁹

- (66) 我 想 [講 明仔載 才 去]。 (臺灣閩南語)
 guá siūnn **kóng** bîn-á-tsài tsiah khi
- (67) 僇 想 [講 天光日 正 去]。 (四縣客家話)
 ngǎi xiòng **gòng** tién-góng-ngid nang hi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臺灣華語的「說」可當句末助詞 (sentence-final particle)，如 (68) 所示：

- (68) 我本來想去的說。

從信息結構 (information structure) 的角度來看，(68) 的說話者認為聽話者對命題「我本來想去的」並不熟悉，因此用「說」將其標示為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此類用法與「呢」有幾分類似，卻又不盡相同，在臺灣閩南語和客語中都有系統性的對應，分別如 (69)、(70) 所示：²⁰

- (69) 我 本來 想 欲 去 的 講。 (臺灣閩南語)
 guá pún-lâi siūnn beh khi ê **kóng**

¹⁹ 此節臺灣閩南語、四縣客家話語料分別由劉承賢、鍾叡逸兩位學者提供，特此致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Chen (2021: 93-100) 指出臺灣華語的「說」和臺灣閩南語的「講」可視為帶有主體照應性 (logophoricity) 的標句詞。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如果阿明看榜單卻忘了自己准考證的號碼，那麼即使他是第一名，我們也不能說「阿明相信說他考了榜首」，因為此處只有 *de se* 的詮釋，亦即阿明必須意識到自己就是考了榜首的那個人。

²⁰ 亦請參見 Simpson & Wu (2002)、Hsieh & Sybesma (2011) 的形式句法分析。

- (70) 偈 原本 想 愛 去 个 講。 (四縣客家話)
ngǎi ngiě-n-bùn xiòng oi hi ge gòng

此外，像 (71) 句首的「說」也有反預期 (counter-expectation) 的味道，可分析為評注標記 (evaluative marker)：

- (71) 這個旅館太爛了，說沒有一個人 在櫃臺啦！

「說」的這種用法應該也是從臺灣閩南語的相應用法發展而來，這點可從 (72) 中「講」的評注功能得到印證；而四縣客家話也有平行的用法，有 (73) 為證：

- (72) 這 間 旅館 傷 差 矣，
tsit king lí-kuán siunn tsha ah
講 無 甲 一个人 佇 櫃臺 啦！ (臺灣閩南語)
kóng bô kah tsit-ê-lâng tī kuī-tái lah
- (73) 這 个 旅館 忒 爛 了，
ià ge lí-gòn tèd lan lè
講 無 一个人 在 櫃臺 啦！ (四縣客家話)
gòng mǒ id-ge-ngǐn dī kui-tǒi la

限於篇幅和材料的關係，本文在語言接觸方面的討論只能點到為止。希望未來能蒐集到更能反映演化現況的數據資料，從而對其間牽涉的種種因素做更為全面的分析。

七、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本文的研究顯示「說」的語法化已脫離標句詞或特定標記的角色，從標示未然或虛擬語氣漸次淡化其語意；也因此進入不同句法層次的功能投射成為中心語，轉化出連結詞的用法。這跟古漢語「而」及南排灣語 *a* 的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並可視為趨同演化的絕佳範例。

此外，我們認為言說動詞的虛化有兩個方向，都跟句法結構和機制有關：一為

蛻變成句子高層狀語的一部分，經詞匯化變成狀語，表達言者的語氣和態度；另一條路徑則是併入從句的左緣結構，轉化出引語、標句、示證、虛擬、讓步、話題、列舉等功能。

最後我們從語言類型學和比較句法的角度來檢視「說」在虛詞層的界定功能，及其向下演化的趨勢。我們將其開枝散葉的種種用法梳理開來，並為其製作立體分布的層系圖譜，順勢探討來自方言接觸的影響及可能的語法化驅動機制。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 方 梅 Fang Mei, 〈北京話裡“說”的語法化——從言說動詞到從句標記〉“Beijinghua li ‘shuo’ de yufahua: cong yanshuo dongci dao congju biaoji”, 收入全國漢語方言學會《中國方言學報》編委會 Quanguo Hanyu fangyan xuehui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bianweihui 編, 《中國方言學報》*Zhongguo fangyan xuebao* 第 1 期,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頁 107-121。
- _____, 〈負面評價表達的規約化〉“Fumian pingjia biaoda de guiyuehua”,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2,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131-147、254。
- _____, 〈“說是”的話語功能及相關詞匯化問題〉“‘Shuoshi’ de huayu gongneng ji xiangguan cihuihua wenti”, 收入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語言學報》編委會 *Zhongguo yuyan xuehui Zhongguo yuyan xuebao* bianweihui 編, 《中國語言學報》*Zhongguo yuyan xuebao* 第 18 期,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8, 頁 1-14。
- 吳俊明 Wu Chun-ming、蔡維天 Wei-tien Dylan Tsai, 〈並列衰減之製圖理論分析：兩個臺灣南島語的個案研究〉“Binglie shuaijian zhi Zhitu lilun fenxi: liang ge Taiwan Nandaoyu de ge’an yanjiu”, 收入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Fudan daxue Han yuyan wenz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編, 《語言研究集刊》*Yuyan yanjiu jikan* 第 16 輯, 上海 Shanghai: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16, 頁 11-45、334-335。
- 沈家煊 Shen Jiakuan, 〈複句三域“行、知、言”〉“Fuju san yu ‘xing, zhi, yan’”,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3, 北京 Beijing: 2003, 頁 195-204、287。
- 谷 峰 Gu Feng, 〈從言說義動詞到語氣詞——說上古漢語“云”的語法化〉“Cong yanshuoyi dongci dao yuqici: shuo Shanggu Hanyu ‘yun’ de yufahua”,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3,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231-236、288。
- 貝羅貝 Alain Peyraube、曹茜蕾 Hilary Chappell, 〈論漢語言說動詞的歷時發展〉“Lun Hanyu yanshuo dongci de lishi fazhan”, 收入吳福祥 Wu Fuxiang、邢向東 Xing Xiangdong 主編,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六)》*Yufahua yu yufa yanjiu 6*,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3, 頁 1-12。
- 梅 廣 Mei Kuang, 〈迎接一個考證學和語言學結合的漢語語法史研究新局面〉“Yingjie yi ge kaozhengxue he yuyanxue jiehe de Hanyu yufashi yanjiu xin jumian”, 收入何大安 Ho Dah-an 主編, 《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Gu*

- jin tong se: Hanyu de lishi yu fazh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 choubeichu, 2003, 頁 23-47。
- 郭維茹 Kuo Wei-ju, 〈言說動詞「云」的語法化——論古漢語一個言談標記的形成〉“Yanshuo dongci ‘yun’ de yufahua: lun Gu Hanyu yi ge yantan biaoji de xingcheng”,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62, 臺北 Taipei: 2018, 頁 203-237。doi: 10.6281/NTUCL.201809_(62).0005
- _____, 〈古漢語言說動詞「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Gu Hanyu yanshuo dongci ‘dao’ de yufahua he cihuihua”, 《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 23.3, 臺北 Taipei: 2022, 頁 451-491。doi: 10.1075/lali.00112.kuo
- 陳穎 Chen Ying、陳一 Chen Yi, 〈固化結構“說是”的演化機制及其語用功能〉“Guhua jiegou ‘shuoshi’ de yanhua jizhi ji qi yuyong gongneng”, 《世界漢語教學》*Shijie Hanyu jiaoxue*, 24.4, 北京 Beijing: 2010, 頁 505-513。doi: 10.13724/j.cnki.ctiw.2010.04.009
- 葉美利 Yeh Mei-li, 《賽夏語參考語法》*Saixiayu cankao yufa*, 臺北 Taipei: 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 2000。
- 董秀芳 Dong Xiufang, 〈“X 說”的詞匯化〉“X-shuo’ de cihuihua”, 《語言科學》*Yuyan kexue*, 2.2, 徐州 Xuzhou: 2003, 頁 46-57。
- 蔡維天 Wei-tien Dylan Tsai, 〈談古漢語和臺灣南島語中的並列衰減現象〉“Tan Gu Hanyu he Taiwan Nandaoyu zhong de binglie shuaijian xianxiang”, 收入陸丙甫 Lu Bingfu 主編, 《東方語言學》*Dongfang yuyanxue* 第 3 輯, 上海 Shanghai: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08, 頁 5-14。
- _____,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布與詮釋之對應關係〉“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3, 北京 Beijing: 2010, 頁 208-221、287。
- _____, 〈從生成語法看漢語蒙受結構的源起〉“Cong shengcheng yufa kan Hanyu mengshou jiegou de yuanqi”, 收入吳福祥 Wu Fuxiang、邢向東 Xing Xiangdong 主編,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六)》*Yufahua yu yufa yanjiu 6*,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3, 頁 13-41。
- 鄭良偉 Robert L. Cheng 編著, 《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Tai, Hua yu de jiechu yu tongyiyu de hudong*, 《台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 II》*Taiyu, Huayu de jiegou ji dongxiang II*, 臺北 Taipei: 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 1997, 〈台語與台灣華語裡的子句結構標誌「講」與「看」〉“Taiyu yu Taiwan Huayu li de ziju jiegou biao zhi ‘jiang’ yu ‘kan’”, 頁 105-132。
- Chang Miao-hsia.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on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Huang Shuanfan (e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1998, pp. 111-127.
- Chappell, Hilary.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1, 2008, pp. 45-98. doi: 10.1515/LITY.2008.032
- Chen, Yi-shih Helen. "*Shuo* as a Complementizer in Taiwan Mandari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Attitude,"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21.
- Chuang, Anna Hsiou-chuan. "Evidentials in Paiwan," *Tajen Journal*, 40, 2012, pp. 115-129. doi: 10.29707/TJ.201203.0007
- Clark, Robin and Ian Roberts.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Language Learnability and Language Change," *Linguistic Inquiry*, 24.2, 1993, pp. 299-345.
- Ferraresi, Gisella. "Word Order and Phrase Structure in Gothic," Ph.D. Dissertation, Stuttgart: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1997.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sieh Feng-fan and Rint Sybesma. "On the Linearization of Chi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Max Spell Out and Why CP Moves,"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9, 2011, pp. 53-90.
- Hsieh Fuhui.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Kavalan SAY Verb *zin*," *Oceanic Linguistics*, 51.2, 2012, pp. 464-489. doi: 10.1353/ol.2012.0025
- Huang, C.-T. James.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2, 1988, pp. 274-311. doi: 10.2307/415435
- Huang Hui-ju.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uo* in Taiwan Mandarin," Ph.D. Disserta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10. doi: 10.6843/NTHU.2010.00560
- Huang, Lillian M. "Grammaticalization in Sqliq Atayal,"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4.2, 2008, pp. 1-46. doi: 10.6241/concentric.ling.200806_34(2).0001
_____. *A Study of Mayrinax Syntax*.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1995.
- Kiparsky, Paul. "Indo-European Origins of Germanic Syntax," in Adrian Battye and Ian Roberts (eds.), *Claus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0-169. doi: 10.1093/oso/9780195086324.003.0006
- Lau Seng-hian. "On Non-verbal *Kóng*s in Taiwanese," *Monumenta Taiwanica*, 7, 2013, pp. 57-87. doi: 10.6242/twnica.7.3
- Lien Chinfa. "*Kong*² as a Verb for Saying 'on the Mov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Lien Chinfa and Alain Peyraube (eds.),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and Synchronic*

- Variation in Southern Min*.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197-216. doi: 10.4324/9780429316517-9
-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 281-337. doi: 10.1007/978-94-011-5420-8_7
- Roberts, Ian and Anna Roussou. “A Formal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s*, 37.6, 1999, pp. 1011-1041. doi: 10.1515/ling.37.6.1011
- _____. *Syntactic Change: 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i: 10.1017/CBO9780511486326
- Ross, Claudia. “Adverbial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 1984, pp. 207-234.
- Simpson, Andrew and Zoe Wu. “IP-Raising, Tone Sandhi and the Creation of S-Final Particles: Evidence for Cyclic Spell-Ou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1.1, 2002, pp. 67-99. doi: 10.1023/A:1013710111615
- Tsai, Wei-tien Dylan. “Conjunctive Reduction and Its Orig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sou, Amis, and Squiliq Atayal,” *Oceanic Linguistics*, 46.2, 2007, pp. 585-602. doi: 10.1353/ol.2008.0009
- _____. “Three Types of 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in Yen-hui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Functional Structure(s),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si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161-179. doi: 10.4324/9780203987667-15
- _____.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5-294.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0210588.003.0015
- Tsai, Wei-tien Dylan and Wu Chun-ming. “Conjunctive Reduction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Mayrinax Atayal and Southern Paiwan,” *Oceanic Linguistics*, 51.1, 2012, pp. 160-181. doi: 10.1353/ol.2012.0005
- Yang Zhaole. “*Shì* as a Complementize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2, 2024, pp. 362-384. doi: 10.1353/jcl.2024.a929993

Not Just Speaking of “Speaking”: On the Syntax-Driven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Wei-tien Dylan Tsa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tsai@mx.nth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yntactic mechanisms behi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of saying 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mparative syntax. It is propos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volution from lexical categories to functional categories along the clausal spine, there is also a mechanism that merges the verb *shuo* 說 ‘say’ into a neighboring phrase/clause, which is in turn reanalyzed as either an adverbial or a complement depending on its morpho-syntactic makeups. To use an idiom, this means that “It is easier to touch the moon at a pavilion near the waterfront.” The result is a plethora of usages such as quotative, clause-typing, evidential, subjunctive, concessive, topic-marking, and enumerative. They show up at various level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while heading the corresponding functional projections. At the final stage of its evolution, *shuo* may undergo extreme semantic bleaching and become a linker, which very often can be dropped freely. We substantiate this observation by drawing evidenc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Formosan languages,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i* 是 ‘be’ in Modern Mandarin, which can be seen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convergent evolution.

Key words: saying verbs,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convergent evolution, Cartographic Approach

(收稿日期：2023. 10. 2；修正稿日期：2024. 2. 29；通過刊登日期：2024. 8. 21)